

風物 深度

《流浪地球2》：科幻版愚公移山，流浪地球系列定義了中國科幻電影？

《流浪地球2》講的是一個強大的中國。中方決策永遠正確，不可或缺，簡言之，「我愛說什麼，就是什麼」。



《流浪地球2》劇照。網上圖片

特約撰稿人 木衛二 | 2023-02-27

流浪地球2 科幻

《流浪地球2》呈現了中國式的經典三段推理：中國帶頭拯救地球，中國人

又屬於人類，所以是全人類團結一致拯救地球。

任何一部電影，一種計劃，都敵不過時間的篩子和高牆。時間會充當評價和淘汰的尺度，截斷火爆、狂熱和流行。《流浪地球2》，小說原本，未來的電影三部曲，都不能例外。

長達2500年的流浪地球計劃，分階段進行。書中描述為一百代人，堪稱千秋萬代的事業。想想看，要從春秋戰國，走到此時此刻的現在。中國歷史，可以再來上一輪的意思。

尚無需動用時間之尺，討論價值和影響之前，電影已經在其他尺度上，暴露它的缺陷不足。

1、原著、中國與科幻的尺度

「這時木星已佔滿了整個天空，地球彷彿是浮在木星沸騰的暗紅色雲海上的一隻氣球！」——摘自小說《流浪地球》

《流浪地球》刊載於2000年的中國科幻雜誌《科幻世界》。彼時，又一輪世界末日猜想剛結束。計算機互聯網，正要大行其道，九一一事件將發生。對比後來的《三體》大作，不難發現劉慈欣筆法，尚還比較古典。他時以少年視角，時以上帝視角，帶出遭遇日出，穿越冰原，直面木星，大段大段的衝擊體驗和心理描寫。

坊間有傳，《流浪地球》的設定與架構，本也是長篇體量。因其背景宏大，短篇也給電影改編留下了充裕的組織空間。電影導演貝託魯奇（Bernardo Bertolucci）提到一種有趣說法：為了忠於原著，電影可以——有時是必須——不忠於原著，才能獲得「忠實」。改編為電影的《流浪地球》（2019），出現了空間站、點燃木星、智能機器人MOSS，都是小說中沒有涉及的。電影製作，有劉慈欣本人監製護駕，但《流浪地球2》分明是從《流浪地球》衍生出來的產品。較之前作改編，它與原著小說，更加不像了。

小說中的太陽氦閃，如同不可抗逆的天命，皇帝要下千百道的罪己詔。續集沿用框架設定，沉迷於機器廣播的背誦復讀。再一語挑明《流浪地球2》的科幻故事，它講的是人類與量子計算機人工智能的對抗。如果要將小說搬字過紙，原樣複製，展示個人和幾代人的命運——被流浪地球計劃裹挾的不安神思，從恐懼，到迷茫，及希望，那將會是一部科幻背景的藝術片，如同喜歡在電影裏天旋地轉、人物凝神嚙語的泰倫斯·馬力克（Terrence Malick）。有趣的是，年關前後，難產多年的《三體》影像化終於邁步，先動畫，後劇集，一併上線。純粹抄書的故事還原，劇集居然得到不少好評——尤其是把《三體》小說奉若聖經的書迷，大感意外。

許多觀眾把硬科幻，看做國家硬實力，此類驕傲解讀與興奮言表，蔚然成風。好在導演相對清醒，知道未來要做的，是全球視角的科幻片。依中國和科幻的雙重尺度，《流浪地球》有類型突破，可謂從無到有。

郭帆團隊的改編，走商業電影的路子。他深諳爆米花的花語，重型巨物，連環爆炸，最後一秒鐘營救，噁裏咻啦。這些行星發動機一類的美術制景，看上去高溫燃燒預算的轟然場面，無一不在告訴影院觀眾，中國可以出產硬核科幻大片。

再硬的硬核科幻，終究要作為文化產品輸出，是軟實力。許多觀眾把硬科幻，看做國家硬實力，此類驕傲解讀與興奮言表，蔚然成風。好在導演相對清醒，知道未來要做的，是全球視角的科幻片。依中國和科幻的雙重尺度，《流浪地球》有類型突破，可謂從無到有。背後正是劉慈欣一人如椽大筆，寫就中國科幻，值得肯定與記錄。作為類型的科幻電影，《流浪地球》系列在國內無傳統可循，不是《大氣層消失》，更不會是《上海堡壘》。它更靠近外國的科幻電影譜系，聯想到《2001太空漫遊》、《太空先鋒》和《星際穿越》的過場橋段，不足為奇。一再搬演最後一分鐘營救的《流浪地球2》，它在電影手法上，說靠近百年前大衛·格里菲斯（David Llewelyn Wark Griffith）的《黨同伐異》（Intolerance, 1916），也不為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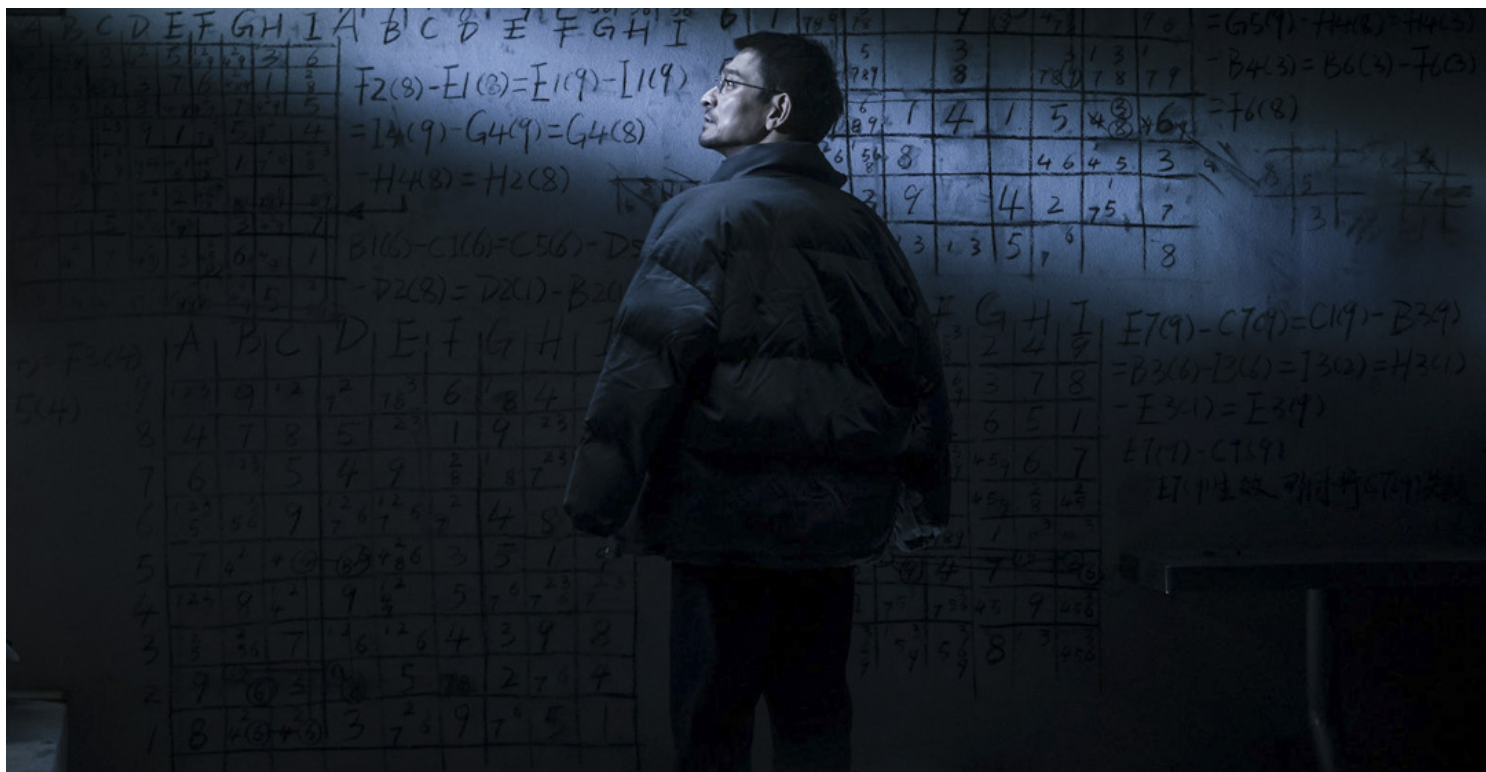
對主流觀眾來說，《流浪地球2》彷彿在用新技術，講一個新故事。前所未有的，高舉高打，中國終於有了拳頭王炸科幻片。可是，當一部中國商業大片，被投進電影之海，又只能說，《流浪地球2》從技術到故事，一點都不新。劉慈欣和郭帆是在科幻小說與經典電影的薰陶浸淫中走向創作（正如「太空歌劇」之類的SF科學幻想專有名詞，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齡還要長）。新的，可能只是冰冷，走流程，高度制式，一板一眼的中文口播。

對主流觀眾來說，《流浪地球2》彷彿在用新技術講一個新故事。前所未有的，中國終於有了拳頭王炸科幻片。可當一部中國商業大片，被投進電影之海，又只能說，《流浪地球2》從技術到故事，一點都不新。

$-19(8) = 19(8) = 19(8)$
 $-5(4) = 5(4)$
 $-36(4) = A_6(4)$
 $-A(8) = A_8(8)$

1	2	3	4	5	6	7	8	9	10	11	12	13	14	15	16	17	18	19	20	21	22	23	24	25	26	27	28	29	30	31	32	33	34	35	36	37	38	39	40	41	42	43	44	45	46	47	48	49	50	51	52	53	54	55	56	57	58	59	60	61	62	63	64	65	66	67	68	69	70	71	72	73	74	75	76	77	78	79	80	81	82	83	84	85	86	87	88	89	90	91	92	93	94	95	96	97	98	99	100
1	2	3	4	5	6	7	8	9	10	11	12	13	14	15	16	17	18	19	20	21	22	23	24	25	26	27	28	29	30	31	32	33	34	35	36	37	38	39	40	41	42	43	44	45	46	47	48	49	50	51	52	53	54	55	56	57	58	59	60	61	62	63	64	65	66	67	68	69	70	71	72	73	74	75	76	77	78	79	80	81	82	83	84	85	86	87	88	89	90	91	92	93	94	95	96	97	98	99	100

$A_1(8) = 1$
 $A_2(8) = 2$
 $A_3(8) = 3$
 $A_4(8) = 4$
 $A_5(8) = 5$
 $A_6(8) = 6$
 $A_7(8) = 7$
 $A_8(8) = 8$
 $A_9(8) = 9$
 $A_{10}(8) = 10$
 $A_{11}(8) = 11$
 $A_{12}(8) = 12$
 $A_{13}(8) = 13$
 $A_{14}(8) = 14$
 $A_{15}(8) = 15$
 $A_{16}(8) = 16$
 $A_{17}(8) = 17$
 $A_{18}(8) = 18$
 $A_{19}(8) = 19$
 $A_{20}(8) = 20$
 $A_{21}(8) = 21$
 $A_{22}(8) = 22$
 $A_{23}(8) = 23$
 $A_{24}(8) = 24$
 $A_{25}(8) = 25$
 $A_{26}(8) = 26$
 $A_{27}(8) = 27$
 $A_{28}(8) = 28$
 $A_{29}(8) = 29$
 $A_{30}(8) = 30$
 $A_{31}(8) = 31$
 $A_{32}(8) = 32$
 $A_{33}(8) = 33$
 $A_{34}(8) = 34$
 $A_{35}(8) = 35$
 $A_{36}(8) = 36$
 $A_{37}(8) = 37$
 $A_{38}(8) = 38$
 $A_{39}(8) = 39$
 $A_{40}(8) = 40$
 $A_{41}(8) = 41$
 $A_{42}(8) = 42$
 $A_{43}(8) = 43$
 $A_{44}(8) = 44$
 $A_{45}(8) = 45$
 $A_{46}(8) = 46$
 $A_{47}(8) = 47$
 $A_{48}(8) = 48$
 $A_{49}(8) = 49$
 $A_{50}(8) = 50$
 $A_{51}(8) = 51$
 $A_{52}(8) = 52$
 $A_{53}(8) = 53$
 $A_{54}(8) = 54$
 $A_{55}(8) = 55$
 $A_{56}(8) = 56$
 $A_{57}(8) = 57$
 $A_{58}(8) = 58$
 $A_{59}(8) = 59$
 $A_{60}(8) = 60$
 $A_{61}(8) = 61$
 $A_{62}(8) = 62$
 $A_{63}(8) = 63$
 $A_{64}(8) = 64$
 $A_{65}(8) = 65$
 $A_{66}(8) = 66$
 $A_{67}(8) = 67$
 $A_{68}(8) = 68$
 $A_{69}(8) = 69$
 $A_{70}(8) = 70$
 $A_{71}(8) = 71$
 $A_{72}(8) = 72$
 $A_{73}(8) = 73$
 $A_{74}(8) = 74$
 $A_{75}(8) = 75$
 $A_{76}(8) = 76$
 $A_{77}(8) = 77$
 $A_{78}(8) = 78$
 $A_{79}(8) = 79$
 $A_{80}(8) = 80$
 $A_{81}(8) = 81$
 $A_{82}(8) = 82$
 $A_{83}(8) = 83$
 $A_{84}(8) = 84$
 $A_{85}(8) = 85$
 $A_{86}(8) = 86$
 $A_{87}(8) = 87$
 $A_{88}(8) = 88$
 $A_{89}(8) = 89$
 $A_{90}(8) = 90$
 $A_{91}(8) = 91$
 $A_{92}(8) = 92$
 $A_{93}(8) = 93$
 $A_{94}(8) = 94$
 $A_{95}(8) = 95$
 $A_{96}(8) = 96$
 $A_{97}(8) = 97$
 $A_{98}(8) = 98$
 $A_{99}(8) = 99$
 $A_{100}(8) = 100$



《流浪地球2》劇照。網上圖片

2、依科幻電影的尺度看

代表永遠正確的發言人，吐字鏗鏘有力，造型一絲不苟。每一個字眼，目光、鼻息到喉嚨，「不卑不亢」卻又展示霸道的肢體語言。這套標準的新聞紀錄片，混搭主旋律樣板戲，若聯想到過去數年的外交手腕，並不冒犯。

一部電影，最終打動觀眾的，不外寫人的故事。劇情，紀錄，迪士尼的動畫，恐怖片的怪物，乃至有了意識的機器人。它們形態不一，終極邏輯，都是圍繞人性的深淺粗細，昏曉晦明，多元與廣度說事。

明面上，《流浪地球2》講了簡單的大兵，更簡單的大吏，還有一個複雜的好人。吳京段落是《流浪地球》的經典復刻。所有觀眾都被告知了他不會死，因為他要在第一集死。續集不過是戰鬥英雄的前史，複雜不起來。至於送花求愛的幽默，出處是讓吳京cosplay自己在金雞百花電影節海報上的「請跟我來」。我毫無觸動，也不覺好笑。

倘若說，勇敢吳京尚且只會引發無聊。簡單的正確大吏，是《流浪地球2》極其糟糕的所在。大吏在聯合政府總部的不失風度，導致電影趣味盡失。代表永遠正確的發言人，吐字鏗鏘有力，造型一絲不苟。每一個字眼，目光、鼻息到喉嚨，「不卑不亢」卻又展示霸道的肢體語言。這套標準的新聞紀錄片，混搭主旋律樣板戲，若聯想到過去數年的外交手腕，並不冒犯。

同是相信某種正確，一名觀眾由欣賞電影而被影響、感動、再信服的正確，與被強制灌輸的正確，是截然不同的。大國風範的正確，會打斷你的電影欣賞。頻繁的正確，引爆了窒息的災難。那也導致聯合政府總部戲份看似樞紐，實際上游離故事主線外。它不與另外兩條線索，產生情節與情感的聯結。聲色俱厲的「我們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務」，說是軍令狀，不如說是終極賭氣。反覆的最後一秒鐘營救，可說是技窮與疲憊。而最後一秒鐘講話，強調的是權力在握，最後一刻也不能放鬆。

一部電影的製作，不是一個依靠技術堆砌，就會產生層級涌現的質變過程。相反，更加精密，細緻，經得起時間之篩的中國科幻電影，它是需要十幾二十部。

三分之一能看的，來自劉德華段落。只有在這些孤獨的角落——沒有好風景，沒有全無敵，《流浪地球2》才像個科幻電影。劉德華執念於女兒早夭，滋生心魔。科幻電影盛產瘋魔科學家，他的角色，不罕見。前中影大員喇培康曾說，「（《流浪地球》）不能創造像美國那樣的獨狼英雄。」你誤以為一部大片，居然會不需要英雄。一個人若成就英雄事業，誰管他是獨狼，還是群狼。

這時候，讓你再斷一次句。你會發現，它的劃線重點，也可以是「美國那樣的」。事實上，吳京在前作，正是一個獨狼英雄。《流浪地球2》的劉德華，也是一個無人認同，法律禁止，並被監禁懲戒的獨狼英雄。他的存在，讓整部電影不至於一無是處。若說有什麼可突破的，他該表現得更像一個壞人，絕對要優於當一個好人。參考同期段，全民全網熱捧《狂飆》反派演員張頌文。在強力部門主導的中國影視劇中，觀眾必然會喜歡複雜的壞人。他們無法不愛上壞人，因為好人等同於模型。

佐證三段人物故事之優劣，尚有個更簡單的方法。作為長達173分鐘的電影，如三段故事各自擴充至等片長——相信沒有人想看簡單的大吏，一些人會看簡單的大兵，而絕大多數人，希望看一個複雜的故事，人物有陰影，有灰度，有神秘不可測的人性深度。

如此一來，《流浪地球2》再次呈現極其矛盾的面目。有人要說：那保底的，你也講了，總有三分之一的是好看的，要求不高的話，電影大半還是相當可以的。然而，三分之一的官腔做派主旋律，並不意味着你只需忍受等長時間。需知，一粒老鼠屎，就會壞了一鍋湯。

主線人物以外，電影也缺乏情感鋪墊與人物互動。劉德華與女兒不需太多前塵交代，吳京不捨妻子如同走過場，就像主創團隊用數字化的演員吳孟達來進行致敬。

明面上的《流浪地球2》，涉及超大規模的幕後製作團隊。但一部電影，並非只是停留於量化生產的工業產

品。山呼海嘯的無人機，遮天蔽日的發動機，它們作為功能型畫面說明外，並無法制造更多兇險殺機。如果一隻纖弱的蜂鳥，能帶來敵情與寒意，那麼，我顯然會對後者印象更深刻。更何況，太多的大遠景，一再對抗看不見，不可知的敵人，電影也只能停留於鋪張和濫制的大場面。還有不斷抬頭看天，全世界各地區的老少人馬。《流浪地球2》花費大量篇幅在上面（比我看過的任何一部007電影還要多），以此搭扣想象中的全人類形象，彌補主要角色缺乏外籍人員的事實。

聲色俱厲的「我們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務」，說是軍令狀，不如說是終極賭氣。反覆的最後一秒鐘營救，可說是技窮與疲憊。而最後一秒鐘講話，強調的是權力在握，最後一刻也不能放鬆。

《流浪地球》所暴露的軟肋，也發生在好萊塢超級英雄電影身上，不加節制的毀天滅地鐳射光，終歸要淹沒和吞噬掉人物。一部電影的製作，不是一個依靠技術堆砌，就會產生層級涌現的質變過程。相反，更加精密，細緻，經得起時間之篩的中國科幻電影，它是需要十幾二十部，由《流浪地球》始，即將上映的《宇宙探索編輯部》，有舉重若重，舉重若輕，以小博大，物美價廉……直到環境環境鬆動，自由想象力放飛，才能期待真正的佳作涌現。換言之，我不認為《流浪地球》系列定義了中國科幻電影，相反，它只是打開尋求中國科幻定義的一條路。而路，本就該有許多條。



3、人類要跟着計劃走

「如果想逗上帝笑，就把你的計劃跟它說。」——西方諺語

明面之下，也就是照本宣科的流浪地球計劃之下，《流浪地球2》講的是一個強大的中國。「我」主導聯合政府（中方決策永遠正確），「我」不可或缺（最後一刻連上的北京根服務器），簡言之，「我愛說什麼，就是什麼」。人常說，藝術創作是將熟悉的東西陌生化，而在一個近未來的科幻世界中，影片反覆渲染的，卻是熟悉的唯意志論，盛產於中國。「人定勝天」，「不惜一切代價」，國人意志最堅定，決策最英明。

抽籤決定一半人獲資格，進入地下城。再到「五十歲以上出列」，死掉老年人，還有少年郎，均是這類勝利與代價的果敢體現。電影似乎相信人類的繁衍存續，允許死掉一半人——電影也懶得解釋為何應該放棄另一半人。機器抽籤，絕對公平。此處不必討論公平——機器，代表公平。

喜愛漫威的觀眾很容易聯想到純然架空的滅霸響指，不多不少，也是隨機一半。然而，《流浪地球2》影射了如此多的現實秩序，組織依然高效運作。如此輕率淘汰一半人，彷彿除了吳京以外的人都毫無怨言。大家都願意為全人類，自行死去。

《流浪地球2》呈現了中國式的經典三段推理：中國帶頭拯救地球，中國人又屬於人類，所以是全人類團結一致拯救地球。

它是科幻版愚公移山，再典型不過的愛國者故事。作為宣傳口徑，一再強調中國的尺度，不足奇。可在電影裏，它被迅速拔高到人類文明的尺度，賦以講話、規訓與口號，冷冰冰的機器播報，恰是波浪般流動於中國的特色風景。

早在前作，不少人就看穿了，它是科幻版愚公移山，再典型不過的愛國者故事。作為宣傳口徑，一再強調中國的尺度，不足奇。可在電影裏，它被迅速拔高到了人類文明的尺度，賦以講話、規訓與口號，冷冰冰的機器播報，恰是波浪般流動於中國的特色風景。總之，電影台詞中，奉為圭臬的文明一詞，並未像科技

般，大幅領先於富卜的核心價值觀文明。

《流浪地球2》的矛盾古怪，也明示一個中國式邏輯：人類也許需要英雄，但更需要領導——哪怕只是一個「照着念就行了」，千里之外的幕後領導。這也回應了以前中國無法出產科幻大片的謎之調侃，「在未來時空國人要接受誰的領導」。領導熱愛計劃，熱愛教條。裏頭只有第一第二第三，只有數字，沒有人。

小說並沒有反派，只有派別與派別的鮮明，人與人的撕裂（後來也出現質疑流浪地球計劃是否為騙局的惡鬥橋段）。電影增設一股亡人類之心不死的不明勢力。看似布下懸念，其實無需揭秘，就差對機器人MOSS打一串「i n 55!w !」（「I Miss u」倒過來，典出《志明與春嬌》）。這並非說《流浪地球2》編劇有問題，而是常見。至少在第一部，MOSS就被視為對《2001太空漫遊》的HAL900，紅着眼熱淚致敬。《流浪地球2》無法解釋機器人造反，它反正已經在五十年前的電影裏就開始造反人類，那麼，再讓它造反，也合情理。

至於最後，中國觀眾最熟悉的尺度評判，還有重卡鐵流，無人機蜂群，基建狂魔，太空電梯（插向宇宙的高鐵）。無處不在，會移動的安檢門機器人。四處凝視你的監控攝像頭……過去十年大國敘事不可缺少的元素。這些尺度是切身，具體可觀的。幕後團隊儘可羅列物料，一一展示。可光有它們，不等於科幻片的真材實料。信徒熱捧電影賦予的材料，他們篤信這是引領地球、守護人類的「重工業」，賦予熱血，豪言，神話。諷刺在於，電影所講重心，會更呼應當下號稱最強人工智能，正在更新迭代進化，OpenAI的ChatGPT。但這個機器人與大陸失聯無關，如同《流浪地球2》與海外商埠市場無關。

《流浪地球2》也明示一個中國式邏輯：人類也許需要英雄，但更需要領導——哪怕只是一個「照着念就行了」、千里之外的幕後領導。這也回應了以前中國無法出產科幻大片的謎之調侃，「在未來時空國人要接受誰的領導」。

更諷刺的是，站在機器與上帝視角來看，既然允許一半人作為勝利代價，那麼，抹去全人類不見得無法接受。一旦在宇宙的宏觀尺度上討論，那無論是地球毀滅還是太陽爆炸，宇宙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，整個銀河系都不足掛齒。任何看起來無限漫長的時間段落，都可以視為無窮短暫的一剎那。競賽、文明和計劃，都無足輕重。太空流浪之路，亟需解決的，是作為人的孤獨感。

因為一剎那，也正是每個人不會多，也不會少，各自走過的一生。生離死別，不忍或惻隱，一間只屬於自己和愛的房間。《流浪地球2》還暗示一個生活在地球的人類：車禍和癌症，它們才是最有可能殺死你的兩大原因。這並不科幻，倒很真實。

